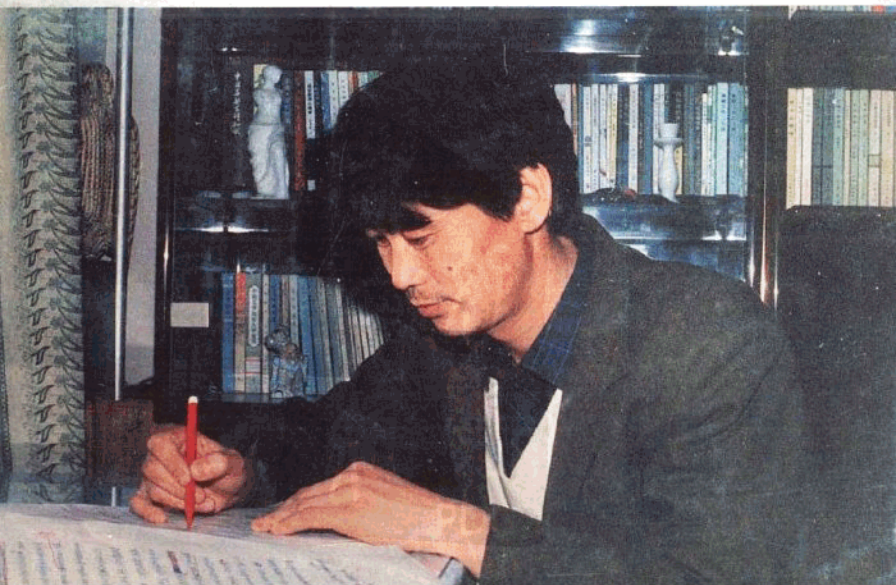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龙源风流记

于德才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当代满族作家文丛

龙源风流记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主编：鲁 野 尹汉胤 康启昌

于德才
著

序

金 河

熟悉于德才的读者朋友，不妨翻检一下他的这部小说集，或者说给予一个“关怀”。跟此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焦大轮子》、《风流密主》比，小说集《龙源风流记》的作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鲜韵致。

80年代后期，小说《焦大轮子》一炮打响之后，于德才的笔下曾涌出一标人物，称作“焦大轮子系列”。这批关东汉子大都强悍粗豪，高尚与卑俗、人性与善性、天使与魔鬼、善与恶融为一体，浑于一身，按一定比例配置组合，是一批极具艺术个性和时代感的形象。这是于德才对中国文学画廊的贡献。

但是，因为焦大轮子早已站在排头，并向读者做过威武的亮相，焦大轮子身后的这些人物虽然并不比焦大轮子逊色，哪怕比焦大轮子的轮子还大，不过焦大轮子还是先入为主。文学创作不需要“焦大轮子生产线”。

此后，于德才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野血》、《土商》，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开掘，向艺术的高度和厚度发力，表现出相当的活力和创造精神。这是于德才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全面而精当地评述这种特色是理论评论家们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充满自然魅力的辽东山区，普通农民的生活悲喜和运际遭逢，人物个性复杂组合，较为传统的写实手法，间杂有方言俚语的规整叙述，还有从相鄙与丑陋中探求崇高与美好的构思框架，等等。于德才是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较强的作家。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我总感到于德才在向着我低语，对这样写或那样写进行诠释和索隐，诉说出发点的庄严与神圣。

文学的表现形式和手段本无高下文野之分，也没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分类。作家的成就大小，伟大与平凡，巨人与匠人，其分界主要也不在于形式和手段。然而，聪明的作家在选择手法和形式时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本人之所能，即适合本人的条件和审美习惯；二是读者之所需，即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市场。我以为于德才的选择是聪明的，尽可以坚持下去并求光大之。

不过，领异标新总是艺术的铁则。个性特征，进而达于风格，对于作家来说无疑是极具诱力的好东西，它标志着成功与成熟，是进入大雅之堂的通行征。但是，从文学的本质上来说，个性以及风格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当它受到凝固、僵化和程式化理解时，作家自由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发生异化，异化为一种规范，一种定势，一种框框，一套程式，一种窠臼，排拒其他，窒息作家的自由选择 and 自由心态。一旦个性以及风格被误解为举手宣誓或在什么契约上按手印，或者“定型生产”，风格到底，一以贯之，南甜北咸，四川辣子山西醋，百年老店不变味，那么，不管写多少字，出多少书，个性以及风格形成之日便是创作总结之时。作家的作品个性特征以及风格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甚至是革故鼎新的。

这道理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是困难的。我们的许多同行经常发布关于“新突破”宣言，但常常是左冲右突，突而不破，究其原因，以我的感受大致有二，一曰勇气，二曰能力。勇气是指肯不肯把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但“如今已觉不新鲜”的东西放在一边，把“成熟”放在一边，选择生疏

和稚嫩。能力是指自己有没有创新的素养、精力和时间。此二者互为影响，是缺一不可的。于德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于德才在努力创新，尽管还没有到达令人眩目的程度，但已取得明显进展。

本集收录的12个篇中短篇小说，除了中篇《杂色情调》，其他都是80年代末以来陆续发表的“龙源趣人录”系列小说。小说以龙源县城为舞台，上场的是一批寻常百姓：退休工人、小皮毛山货商、个体菜贩、肉贩、图书店员、末流文人，派上场的政府公务员只有股长和局长。县城的局长仅为科级，在老百姓眼里当然是官了，不过在我国习惯上还不算“领导干部”。《杂色情调》虽然没有挂“龙源趣人录”的牌子，但它叙述的是一个村里的四个有趣人物：现任党支部书记、原任党支部书记、新兴农村中间商和一位妇女主任，每个人物独立成篇，跟“龙源”系列的色调是和谐的。

艺术诉求既然定位于“趣人”，首先就是以人物——常常是一个中心人物——当起点和落点，不必汲汲于情节的曲折跌宕和连贯。

既然定位于“趣人”，不是英雄伟人，也不是巨奸恶人，既不需要所谓热情讴歌，也不需要义愤谴责，更不是急不可待地诉说呐喊警示之类，作者尽可以用一种平常的、相对轻松的心境一面一层地寻觅“趣”之所在，把那些通常在庄严选择中，常常被忽略被遗忘的人推到读者面前，使小说充溢着某种生活情趣，文化情趣和生命情趣。恩怨倾向性的弱化并不一定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倾向，但对于德才这位作家来说，在人物色彩相对欠丰情势下，这是一种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在这里我们可以窥得作者扬弃某种定势和重负之后而享受的轻捷和自由。

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恐怕还是叙述语言的变化。

小说有它的整体特征，读者从小说欣赏中得到的东西也是多方面的。不过我以为，最能使小说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分开来，最能使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这种风格与那种风格区分开来的是叙述，是叙述方式，叙述特征，特别是语言特征。

此前于德才的叙述语文虽间或有方言俚语，但仍属于较为规范的

文学语言，但略显沉滞和呆板，缺少一点轻松的俏皮，缺少一点弹性和幽默，达则达矣，雅则未必。在“龙源趣人”系列中，情节和倾向的相对弱化，使叙述功夫相对凸显出来。于德才对自己惯熟的叙述语言有意进行了一些改造，使用了一些反常规的残缺句式，追求中心词的张力和冷峻，强化跳跃和弹性，多使用一些短句，让节奏显得轻快。如此这般，虽然并非于家首创，也很难说多么多么成功，但毕竟昭示一种探索的用心和勇气。有缺陷的探索要比完好的墨守成规强一百倍。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弄到极端去。喜新尚异，鼓吹探索，也不可索隐行怪，新得使人发懵，怪得让人咧嘴。明代大学者李渔对此有一段颇为公允的见解：“新异不诡于法，但须新之有道，异之有方。有道有方，总期不失情理之正。”文学的“道”和“方”很难统一，也很难规定量化指标，这里说的“情理”很要紧。我理解，这“情理”，就是国情民情世情，就是读者的欣赏习惯和接受程度。这“情理”既是可变的，又是相对稳定的。领新标异，总得不出这大格才行。在这方面，于德才是很聪明的。

1997年1月

目 录

序言.....	金河(1)
老国.....	(1)
丁生.....	(8)
齐玉红	(14)
关六子	(21)
富大头	(30)
白水三杯	(37)
齐秀才与赫局长	(46)
菊花面的吴股长	(53)
关氏父子	(61)

老鬼	(74)
妻·我·她	(83)
杂色情调	(95)
解毒	(125)
石井小记	(147)
后记	(186)

老 国

老国从厂长家回来，一脸的静。耿耿妻从蒸锅里正朝外烫手，揪嘴地拣馒头，顺手抓一个便给嘴，妻子白活活蒸气里认出那手，回手一巴掌打去：“饿痨！”

“妥了？”妻直身，小指勾起撩开遮眼的头发，急急问。

老国咽下那口，木木地说：“好了吃饭。”

“咋咋？”妻诧诧又问：“妥了没妥呀吗？”

妻瞅见老国那脸上的静，便猜出只是这木头人草鸡，火便顿时冲头。正欲骂他，见小儿由里出来，鬼灵的一闪，黑黑小手上便擎一白白的大馒头，那火便喷进，一巴掌响过去，小人儿便在老国脚下作球，哭也噎住。

老国口叼了半个馒头，手急去抱起儿子，嘴里呜噜一声：“这叫干啥？”猫下腰，径回屋里去了。

妻塑了一座肉塔，呆呆，突双手扑脸，蹲下，啊啊哀恸。

良久，小儿由里屋出来，抱了娘头，连声地叫：妈我不了，妈我不了。

厨屋因是由檐下接出，矮且黑暗；因厨屋遮挡，居屋便也黑暗。都黑黑暗暗，又都挤得少许多空气，便闷。因为都极小，女人的哭号，小人儿的哀叫，便盛不下，溢出了去，便有邻人三二个二三个地过来询问，安慰。女人便愈发地哭，哭又夹了述说，悠悠而成调：欺负老实人不能过了

啊……嫁这么个木头人不能过了啊……

众人便从那调与词中皆知因为了房。因为该得的一室一厨被强横的工友抢占了，因为男人不敢去与人争，也不敢去找厂长力争……

老国者，李有国在厂里的俗号。

李有国者，龙源县皮鞋厂压胶工人。

压胶者，压鞋底儿的。

老国并不老，38岁。

老国工龄却长，24年。

老国3岁成孤儿，由县敬老院养大，14岁便招工入厂，24年，由学徒而转正，由杂工而技工，目前已是8级。

因从敬老院出来的，小小年岁的李有国便沾一个“老”字，便被喊成“老国”。

老国这人，用他妻子话说，一个字——肉，再一个字——熊，再一个字——囊，再一个字——膘，再一个字……

龙源人说话，膘，就是傻，就是呆，就是缺心眼，天分不足。

老国在敬老院时，院工们都支使他，老人们也支使他。他腿很勤，谁使都应一声“喂啊”，闷了头去办。闲了，便同一个老人一样，坐在檐下，静静瞅天，瞅牛，几个时辰无言，亦不动。偶有一半言来往，他亦效老人声貌，额又多细皱，便俨然一个小老人儿。如此十余年，人便寡言、沉默，老气得如刚出土之秦俑。入厂后，依旧默默，依旧勤做，依旧闲下时呆坐，便也有“老木”之称。

老国是极好领导的。

老国亦极好相处。

但是老国并无一个莫逆之交。

老国学徒时，跟的师傅叫包山，矮、黑、倔、狠，是个旗人，蒙古八旗。老国也是旗人，巴尔虎旗。包山师傅坐在化胶炉一边，吼一声，加火！老国“喂啊”一声赶紧加火，包山吼一声，压火！老国赶紧“喂啊”一声就压火，师傅吼一声，拿模！老国就拿来模子，师傅吼一声，勺！老国就赶紧把

勾递到师傅手上，师傅吼：边去！老国赶紧远远躲到一边去。待师傅允许过来，老国见到的已是一片片黑亮灼烫的胶鞋底儿。

老国心里明白师傅这是不教他学到手艺。

师傅不叫学，老国就不敢学，老国就天天听师傅吼，无一句报怨。

如是二年。

突一日，师傅叫老国：有国，下晚俺家喝酒去！

老国：“喂啊。”

旋觉不对，急急道：俺、俺，不会喝酒。

师傅旋恶脸，吼：不会喝也给俺去！

老国“喂啊”。

老国住厂独身宿舍，自己搅粥。是晚熄火，怯脚去师傅家。

远远，见师傅候于门外。俟近，见师傅猛回身，冲屋里吼：摆菜！屋里响一声“哎”亦如吼。

“屋去！”师傅冲老国吼一声，回头径往屋里走。老国紧步跟上，勾了头踩师傅脚印。

“来了呀小李？”

突响一声吼般的女人问，老国竟被吓噎，抬头愣歇，见一黑且高大女人虎虎壁立于眼前，那女人肉塔般动了，老国始见那黑黑一块脸上有笑，方缓气缓出一声“啊”。

进得屋里，老国竟有如钻入狗洞之感，低矮窄憋，且黑暗，黑黑不知眼前有何物儿，老国便再不敢动脚。

“手丢了？拉灯！——有国不惯这屋黑，不知道？”

师傅吼声未落，“咔嚓”灯已亮起。

原来这一家人竟惯了这个黑暗。

“坐坐，炕里坐。”身后响起女人吼样的让客声。

老国双眼适应了刺目光，始见脚前便已是炕，“喂啊”应了，欲脱鞋，师傅吼他：“穷讲究！上炕！”

老国便嚅嘴，带了鞋上炕。

老国果不胜酒，却被师傅吼下两杯，便面赤紫如锈铁，目眩头涨大得无边。

师傅再吼叫喝时，矮矮门便塞满一女人，惊诧诧响吼：“哟，喝上啦！这是谁？”

老国朦胧了眼去瞅，觉似师傅的那女人，又觉不似那女人，不由呆痴了醉眼，惑惑。

“边去！”师傅一声吼，那女人便一吐舌头，一闪，门便空一个洞。

老国正大惑，便听师傅又吼道：“大丫头，又哪疯去了！”

老国便极力去想那大丫头模样，却想不起了。

师傅又吼叫喝酒。

便喝。

便醉去云里梦里。

老国后来便成了包山师傅的女婿。

女人遗传一副吼噪，一副暴性如师傅。

老国寡言，低气，便囁囁，便也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日子便日复一日过下来。

女人性泼，却能做，能吃苦，日复一日的日子虽苦，却无怨尤，且常有小调伴嘴，只是不悠扬，亦如吼：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邻人多羡慕老国有福，老国嘿嘿。

女人吃得苦，下得力，却容不得老国的“肉”，尤容不得老国的怯懦，便常吼。老国听常，便“聋”了耳朵。偶一日听不到那吼，反觉窄憋小屋空空洞洞，了无生气了……

老国早婚是经组织特批的，早婚便早孕，便早得子，变多得子。

老国多得子是个人无责任的。

但那一年却不给老国长工资，说老国超生。

老国没脾气。

老国女人却有脾气，不让了。女人吼逼老国去找书记、厂长——“俺们养两个孩是你们不让养两个孩大以前，凭啥不给你长工资？”

老国去了。

老国又回来了。

老国嗫嚅：“这回有比例，不都长。”

女人吼“谁不知道有比例不都长！——问你去找了他们咋说！”

老国不语。女人又吼问。便又嗫嚅：“前几个不说了……”

女人便知道老国并未去找领导！便暴吼。

女人吼着，吼着，突住口，两眼大惑——原来老国已依墙睡了，鼾声大作，其大若雷，不逊于女人的吼叫！

女人自知男人无用，便亲自去找。

厂长说：“老国自己同意不长的呀！”

书记说：“老国自己说的‘不长不长吧’的呀！”

女人气得头昏，吼叫老国“你去死吧，死去吧！”

老国就“嗯啊”就走出去。

女人就恐慌了，急急追出，谄噪暴叫：“你回来！老国你快回来呀！”

老国不回来，还走。

女人就扑去抱住他，哀哀地求：“回家呀你……不长不长，你说不长就不长，还不行吗……”

老国大胜。

日后，女人问老国：“那天你真要去死呀？”

老国道：“嗯啊。”

妇人道：“俺就那一句话你就去死？”

老国道：“为那一点事，死逼俺去找人家，为那一点事吵吵吵，叫俺活吗不叫俺活……”

女人道：“应该的，也不是叫你无理去闹。”

老国道：“谁谁都不容易，难为人干啥。”

女人便说一个“你——”，只叹一声“唉——”长长的。

这一次分房被工友强占，老国又是执意忍下，妻却不能忍——凭啥分俺的房子你非动抢？欺负俺老国人家熊，欺负俺家没人啊？——厂里不给分也罢了，厂里给分了，俺该得非得！

妻便去了。

妻回来时一脸的血！

老国问咋了，妻不答，却瞪一双血眼满屋忙找，终于拎起那把劈柴的斧头。

老国登时吓呆。

老国追出，扑抱妻腿，头便去找斧刃：“你砍俺吧，砍了俺吧……”

力大如熊的妻此时却终不能把他甩脱，便嘶吼哀嚎：“俺没有男人啊……俺叫那个浑蛋男人给欺负啦，俺去找他拼命算了啊……”

“俺去！”老国竟在众邻人相帮下夺下妻手中斧头，边狂奔边暴哮：俺劈了王八蛋俺劈了王八蛋！

众人扔下女人，去拦老国，却拦不住，老国狂舞斧头，嘶叫前奔，果是疯了一般！

妻终不再嚎叫。

妻终朝老国暴喊回来。

老国不回来，仍狂奔。

妻抓住一边扶车旁观的小青年：“快载俺去撵他！”

追上，妻扑抱住老国：“你劈俺劈俺吧！”

老国束手。

——复又是演长工资那时的一幕。——却不是老国大胜。——奈何？奈何？

老国开始喝酒了。

老国开始吸烟了。

老国愈发的寡言，痴呆。

老国常常做坏了鞋底，常常烫坏了手脚。

突一日，老国被抬进了医院——老国被压铸机咬去了一只手。

老国工伤致残。

老国出院，厂长叫他休息。厂长说：你在家呆着吧，厂里养活你了。

老国就在家里呆着。

呆了 23 天。

厂长去看老国，说：你要能行，去给带带徒弟吧。

老国说：哼啊。

老国就去上班，就去给带徒弟。

徒弟都开老国玩笑：老国你教我们怎样轧手呀？

或者：你教我们怎样臊吗？

或者：老国，公家给你带来多少好处，丢了一只手还给他们卖命？

老国嘟囔，道：手，是咱自个不小心轧的，怨不着公家。

道：不敢学俺这样，学好，学精细，不吃亏。

道：咱出力干活，公家给钱呢不是。

老国还是原来的工资。

老国还住原来的房。

老国还是原来的老国。

老国大孩子上中学了，小儿子上小学了。

老国的女人还是说话像吼。

老国的两个孩子都不像老国，龙头虎眼，粗声大噪，都像妈。

老国说：像妈好，不吃亏。

看见老国两个孩子生龙活虎、那么聪明，工友都奇怪：老国这木头，也生出来孩子？

老国本是木，老国也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

丁 生

丁生的相貌，天生得就有一点儿讨人喜欢。

丁生是个男性。确切地说，应该说是更讨女人喜欢一点儿。

丁生中等偏上的个头。说不上壮，也说不上弱，肢体很匀称，是那种宽肩蜂腰、修秀柔韧的样子。脸是瓜子脸，鬓长连腮。深窝、长睫、大眼，鼻子很直很高，略略有那么一点鹰勾，口唇红润，刀刻般干净，双耳薄且透着半明，有血丝儿纤纤可数。这五官在这一张脸上又配置得恰当，便偏得一点洋人模样。

丁生人前一站，一股男子汉气息，便没有理由不讨女人喜欢。

丁生目前 37 岁了吧。

丁生曾理想过当作家。

丁生还在读初中时候，就写一首一首的诗——“帆随远波尽，岛驰眼底来”。是写他想象的和从电影里看见的大海；——“雾淹君端没，云呈高低天”，是写县城附近那座突兀云天的凤凰山；——“谁人心中好景致，拂来眼前竹几枝”，是题暖水瓶壳上那幅水墨画的……

丁生写的诗都一首一首寄到报社去发表，报社又一首一首都给退回来，报社编辑说他有才气，叫他写点歌颂大好形势的诗作。他又写“东风吹，战鼓擂”，报社又一首一首给退回来。

丁生很生气，学阿 Q，一句国骂，不写诗了。

丁生下决心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

丁生竟没有考上大学！

丁生得了一张待业证。

丁生又想当作家。

丁生跟那个市报驻县记者学写东西。

丁生在市报上发表了一些“本报讯”，得了一张通讯员证。

丁生受到不少人夸奖，自己很满意自己。

丁生突然得到一个信息：“本报讯”写多少都不能算上作家，只有写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什么的才能成作家。

丁生很懊丧了几天。

丁生不写“本报讯”了，去市里拜一个作家为师，学写小说。

丁生苦干了三年，在市报上发表了三篇近千字的短篇和一篇长达3200字的长篇。

丁生的确很有才气，想当作家就当上了作家。

丁生在县城里成了名气不小的大作家。

丁生当了几年作家，突然不想当了

丁生发现当作家不划算——差不多四千字的长篇，才给他24元的稿费，不仅自己完全吃老爹穿老娘，那一点稿费也不够给作家老师买点烟酒的花费。

丁生一气之下就骂了句“他母亲的”。

丁生已是大家、知识分子了，是不能再骂“他妈的”了。

丁生一气之下就不当作家了。

丁生一气之下就去做买卖了。

丁生做买卖和他的当作家一样，很顺利。

丁生很快的就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

丁生的作家老师，当作家当得愈有名气愈认真，掌灯秉烛（市里经